

冷战美苏核潜艇

水下角力

美国海军至今相信一点，是自己在冷战中取得针对苏联海军的决定性对抗胜利，尤其核潜艇轻松出入苏联领水，导致莫斯科意志动摇。但随着档案解密，落于下风的苏联海军仍然高效地与美军展开对抗，其潜艇部队也以多次大胆而成功的行动回敬了美方。



■ 美军核潜艇潜望镜中的苏联潜艇目标



▲ 班戈基地著名的三角潜艇码头



■ 苏联 941 型核潜艇(近)与美国核潜艇相互追逐的示意图

远程奔袭班戈

20世纪70年代，苏联海军获得低噪声的671RTM型攻击核潜艇，尽管性能尚有差距，但通过采取正确战术，仍可以出奇制胜。671RTM型艇的“法宝”是BCh-5频谱分析仪，要求声呐兵、指挥员、值班军官训练有素，因为这不是“全景式搜索”，而要手动控制潜艇声呐的“狭窄光束”，通过频谱分析仪监听水下。很显然，这如同大海捞针，技巧必须相当娴熟。K-492艇长杜德科就成功运用了这一设备，在鄂霍次克海保卫了战略导弹核潜艇。

1982年秋，美国海军在苏联“核潜艇之家”堪察加半岛外面的鄂霍次克海舞刀弄枪。“美军依靠技术优势，把自己的核潜艇开进苏联领海，长时间隐蔽跟踪……为了驱逐K-492艇噪声源的工况，更改潜艇的声学场，足足在水下追了目标两天两夜，直至对方逃入太平洋。”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，苏军让K-492艇“礼节性回访”美国核潜艇基地班戈(今基察普)。当时，美国潜地导弹射程大增，使得核潜艇无需冒险进入大洋深处，就能在母港附近的安全水域开火。位于美国西雅

图的班戈基地位于福卡湾深处，有大量兵力掩护，可谓高枕无忧，但K-492艇要向“潜在敌”证明，他们的防御形同虚设，一旦需要，苏军完全能实施“大屠杀”。K-492艇利用改变自身水声特征的战术，悄悄躲开美国海底水声监听阵列(SOSUS)，在班戈水域附近占领阵位，“锁定”并模拟攻击一艘美国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。当然，K-492艇并非“来无影去无踪”，美军不顾一切想捕获它，也不止一次与其建立接触，但都被巧妙地甩掉了。

不过，后来当上苏联海军少将的杜德科苦恼地说：“我们掌握了水下跟踪独一无二的方法，掌握了检验我方导弹核潜艇是否被跟踪的全新方式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苏军高层不予重视，也许是不相信这些‘国之重器’会在鄂霍次克海‘堡垒区’有危险。最突出的例证是，那么好的BCh-5频谱分析仪，太平洋舰队的堪察加分舰队只有两台，我拿走一台，另一台却躺在仓库里吃灰。”

不过，原分舰队反潜处军官谢苗诺夫的解释很有意思：“1982年杜德科率K-492潜艇大闹班戈海军基地之后，美国和加拿大迅速封堵漏洞，里根政府宣布把5海里领

水外延至12海里。1985年的‘文须雀’搜救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
可怕的习惯

别的苏联艇长把杜德科的经验继续发扬光大，一位潜艇兵回忆：“库利什是个优秀的艇长，凭直觉就能预感到目标如何运动。他对艇员十分严苛，损管训练抓得很紧……如果我没有搞错，另一位艇长洛巴诺夫也‘捕获’过一艘‘俄亥俄’。”要强调的是，成为打胜仗的潜艇艇长，既要吃透专业知识，又不能墨守陈规，毕竟任何潜艇指导性文件都或多或少落后于实战，若照此行动，战斗中无异于自杀，实践中就有许多例子：苏美核潜艇接触时，苏联水兵总是靠非标准行动取得上风，但细节却没有详细研究，也不会作为经验上报，因为报告文件要经过语言处理，以符合过时的条款……

富于首创精神的苏联海军官兵在水下对抗中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总之，水下的对抗不是一面倒，特别是80年代太平洋上的对抗相当激烈，多次“比赛”中险些“犯规”，经常有两国潜艇“受伤”，游走在事故边缘。苏联潜艇有一个动作：突然转向，撞

向敌艇，令人胆寒，美国海军称为“疯狂的伊万”，但这也是当时摆脱追踪的基本机动之一——由于敌人在技术上拥有优势，有时苏联潜艇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。

对“潜在敌”开火

1984年，苏联太平洋舰队派出第4分舰队第21潜艇总队的667B型导弹核潜艇K-500艇开赴阿留申群岛战略巡航，之所以跑到美国家门口去，主要是该艇搭载的潜地导弹射程不够。值勤期间，美军发现了K-500艇，于是在阿留申岸基航空兵引导下，向K-500艇所处水域派去两艘洛杉矶级核潜艇。洛杉矶级在K-500艇附近实施危险机动，其中一艘突然发射几枚鱼雷。感到威胁的K-500拉响了战斗警报，全体艇员穿好个人救生服，BCh-3频谱分析仪建立对美国潜艇的跟踪，艇内鱼雷也做好还击准备。为了向总部通报情况，K-500艇被迫上浮，发出信号：“遭到攻击，准备战斗。”然而立即收到了总参谋部的命令：不得还击。

失去隐蔽性后，继续值勤已经毫无意义，K-500艇只得返航。据称，当时K-500艇已处于美国导弹

核潜艇的战略巡航水域(距阿留申群岛不远的白令海峡)，洛杉矶级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导弹核潜艇，企图将这一“不速之客”驱离。

由于美国核潜艇老是出没于苏联海军基地或战斗训练水域，苏联水兵不仅要发现它们，还要发射鱼雷或火箭深弹(用记录器替代战斗部)，但这没什么值得炫耀的，因为美军正好有意回收苏联齐射的鱼雷进行研究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在堪察加水域，一艘前来刺探的美国核潜艇鬼使神差地处于俄海军971型与671RTM型攻击核潜艇中间，“接受”了三次鱼雷齐射(每次两枚)，美军“惊出一身冷汗”之余，倒也不虚此行，因为他们后来成功赶走大部分鱼雷。还有一次，俄军971型与667BDR型核潜艇搞对抗演练，667BDR型艇的SET-65鱼雷即首先射向悄悄“观赛”的美国洛杉矶级核潜艇，第二次搜索后，才射向971型艇(换言之，当时三艇近在咫尺)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核潜艇赶紧以最高速脱离，甚至不惜发出巨大的机械噪声。

孙军



100年前的欧洲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，从反对干涉苏俄的英国罢工运动，到德国慕尼黑的街垒起义，各国革命者同唱从苏俄传来的《华沙革命歌》，同昔日的压迫者奋勇战斗。与此同时，苏俄缔造者、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正是这首歌的“粉丝”，每每在群众演讲或党内大会上带头哼出那充满深沉刚毅风格的曲调，鼓舞人们投入神圣而正义的战斗。不为人知的是，这首歌一开始并不是俄语歌，而是地道的波兰名歌。

老家在波兰

《华沙革命歌》之名并非偶然得来，它确实和波兰人有着不解之缘。此曲最早源自法国国歌《祖阿夫进行曲》，“祖阿夫”系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过程中对骁勇善战的北非土著战士的敬称。1863年，侨居巴黎的波兰诗人沃尔斯基为其填词，献给参加法国外籍军团的波兰流亡者，他们都来自被沙俄统治的故国，因生计去当异国的炮灰，但所有人都渴望尽早打回老家去，赢得独立与自由，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：“前进，前进，祖阿夫，流血的战斗，神圣正义的战斗，前进，祖阿夫，前进！”恰恰在这一年，华沙真的爆发

《华沙革命歌》深受列宁推崇



■ 《华沙革命歌》唱片



■ 俄国水兵高唱《华沙革命歌》投入1905年革命

ВАРШАВЯНКА
Текст Г. Кржижевского
Вихри враждебные веют над нами,
Темные силы нас злобно гнетут,
В бой роковой мы вступили с врагами.
Нас еще судьбы безвестные ждут.
Но мы подыдем гордо и смело
Знамя борьбы за рабочее дело,
Знамя великой борьбы всех народов
За лучший мир, за святую свободу.
На бой кровавый,
Святой и правый,
Марш, марш вперед!
Марш, марш вперед!

■ 格列布填词的俄语版《华沙革命歌》

《华沙革命歌》部分歌词
仇恨的风在头上咆哮怒吼，
黑暗势力向我们下毒手，
快团结起来和敌人决一死战，
也不必问有什么在前头。
勇敢地起来，骄傲地起来，
要为了工人的事业去战斗，
高高举起全人类战斗旗帜，
为新世界早来到，人人自由！
正义的战斗，流血的战斗，
前进，向前进，工人兄弟！
正义的战斗，流血的战斗，
前进，向前进，工人兄弟！
……

抗俄起义，这首进行曲一下子被起义军接受，音乐家斯塔尼斯拉夫·莫纽什科进一步优化旋律，将其变成《华沙起义歌》，结果风靡一时。1878年，波兰革命诗人瓦茨拉夫·斯维尼茨基被沙皇宪兵关进华沙城堡，有一次，听到隔壁难友高唱《华沙起义歌》，于是借着这个曲调用波兰语重新填词，前文提到的进行曲那段歌词改成：“前进，华沙！流血的战斗，神圣正义的战斗，前进，前进，华沙！”为了躲开狱卒的监视，斯维尼茨基用针尖把歌词戳录在书页上，后来带到狱外，同志们摸着针眼，记下歌词。1883年，这首被斯维尼茨基称为《华沙曲》的歌曲在波兰地下报刊《无产者》第一期上刊出，立刻在革命者中传开。

列宁的最爱

19世纪末，统治包括波兰在内大半个欧亚大陆的沙俄犹如“民族大监狱”，所有民族都遭受同样悲惨的命运，而共同的革命使命又让他们心灵相通。1895年，以波兰人为主的彼得堡(今圣彼得堡)“工人阶级解放与斗争协会”被沙皇密探破坏，领导者格列布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被关进布特尔特押监狱。同监的几名波兰社会主义党人老爱唱《华沙曲》，因为曲调非常豪迈，同牢房的俄国难友深受鼓舞，只可惜不懂波兰语，也不会唱。于是，粗通俄语的格列布请波兰同胞把歌词直译过来，再由自己用俄语重新填词，力求使歌曲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。

1897年，俄语版《华沙革命歌》在布特尔特押监狱第一次唱响，格列布回忆激动人心的时刻：“把我们流放西伯利亚的日子到了，我们把块头最大的难友阿布拉莫维奇抬到牢房门口，大家围成一圈，突然唱了起来：‘仇恨的风在头上咆哮怒吼……’震耳欲聋的歌声响彻监狱大楼，狱卒企图冲进牢房，却被我们死死挡在门外……《华沙革命歌》经受了头一次战斗洗礼。”与波兰语原曲相比，俄语版《华沙革命歌》更富国际主义色彩，如重复唱到的一句：“正义的战斗，流血的战斗，前进，向前进，工人兄弟！”

1903年，《华沙革命歌》在俄国《火星报》上刊出，两年后，便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家喻户晓。那次革命受

挫后，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以及格列布都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列宁对《华沙革命歌》十分推崇，经常指挥大家齐声高唱，每当唱到“高高举起全人类战斗旗帜”时，他总是紧握拳头，充满激情。1917年4月3日夜，列宁结束长期流亡生活回到彼得格勒(即彼得堡)，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。万众欢腾的时刻，革命者正是唱着《华沙革命歌》迎接他。而在著名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，布尔什维克瓦利娅被波兰白卫军押上绞刑架就义前，也曾高唱《华沙革命歌》，体现出无产者反抗压迫的无畏勇气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常立军

